

第十回 該他錢倒引得錢

詩曰：

牀頭金盡譽難堪，不受人欺不偏先。

從此遇錢卑污人，莫圖廉節受人慚。

再說琪生與鐵頭，自越獄而出，一路遭行，二人相得甚歡。琪生與鐵頭商議道：「出便出來，卻到何處安身？」鐵頭道：「不妨，我有一班兄弟在蘇州洞庭山做生意，與你到那裡盡可安身。」二人連夜攢至洞庭。鐵頭到各處招集，頃刻聚集二百餘人，原來俱是響馬強盜。起初原是一個馬夜叉為首，一伙有千人。若訪著一個興頭的人家，就不論別府外省，定要去劫取來。後來馬夜叉身死，人心不齊，就各自為伍，亂去行事。去的去，犯的犯，漸漸解散。今日鐵頭回來，卻又中興。自己為首招亡納叛，一月之間又聚有千人。就打縣劫府，好生猖獗。官兵不敢正覷，騷擾得遠近不得安寧。琪生屢屢勸道：「我們不過借此棲身避難，憂望天赦。若如此大弄，則罪在不赦，怎麼望出頭日子？」鐵頭恃著勇力，哪肯回心？

過了數月，果然巡撫上本，朝廷差大將領兵前來征剿。琪生又勸他堅守營壘，不可出戰，待他懈弛，一戰可獲全勝。他又不聽，領著眾人出戰，官兵大敗而走。琪生道：「目今雖勝，更要防他劫寨。」鐵頭驕兵，全不在意。至晚，果被兵來劫寨。人人慌亂，個個逃生。只一陣殺得屍如山積，遍地西瓜，一千餘人存不得幾十。鐵頭見勢頭不對，獨自一人逃往別處去了。

琪生原料必至於此，見大勢已去，也急急逃走。卻不敢回家，又沒個主意，只是亂走。行上幾天，來到常州，住在飯店。次日陡然大雨傾盆，不能起程，只得住下，好不心急。正是：

天亮不逢誰是主，荒涼旅次泣西風。

再說和氏老夫人與輕煙二人無處棲身，棲棲惶惶，出來尋訪琪生與祝公蹤跡。漫漫的不知打哪裡去尋起，只得聽憑天命，遇路即行，遇船便搭。行了數月，方到得常州碼頭上。天色已晚，二人急切尋不出個宿頭，又不好下飯店。見前面有座廟宇，二人疑是尼庵，要去借宿。及到廟前看時，門已閉上，只得就在門樓下蹲了一夜。

次早，尚未動身，見廟門早已大開。夫人道：「媳婦，我想天下甚大，知我老爺與孩兒落在何處？你我只管這等行去，何時是個了期？身邊盤纏又將盡，我與你不如進廟中哭訴神明，討個苦兒，求他指點。若是到底不能相逢，我與你現什麼世，同去尋條死路，也還乾淨。」輕煙道：「婆婆說得有理。」二人遂進來，一看廟宇甚大，卻是一個關帝廟。二人倒身便拜，哭訴前情。見有籤筒在上，就求了一籤，是第十三籤。去看籤詩道：

彼來此去兩相逢，咫尺風波淚滿衣。

休道無緣鄉夢永，心苗只待錦衣歸。

二人詳了半日，俱不能解。輕煙道：「『休道無緣鄉夢永』這兩句，想還有團圓之日。我與婆婆還是向前去的好。」夫人點首。輕煙一團苦境久結，正沒處發洩，偶見有筆硯在神櫃上，就取起向牆上題詩一首道：

覓盡天涯何處著，梵梵姑媳向誰啼？

若還欲問題詩女，便是當時花底謎。

定海鄒氏妾輕煙。

題完回身送筆到櫃上去，耳邊忽聞酣睡之聲。輕煙低下頭來，見一個人將衣蒙著臉兒，臥在神櫃之下。遂慌忙扶著夫人出門，還未跨出山門，忽見兩三個人進來。卻是本地一個無賴公子，帶著兩個家人，趕早來燒香求籤。一進廟門就撞見她婆媳二人，見輕煙模樣標緻，遂立住腳狠看。輕煙與夫人低頭就走，他攔住門口不放出去。夫人只得向前道：「求官人略略方便，讓我們出去。」那公子道：「你們女人家，清早到和尚家何事？了不得，了不得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們是遠路來的，在此歇歇腳走。」

公子見是外路來的，一發放膽，便道：「胡說！放屁！難道偏是和尚家好歇腳？這女子莫非是你拐來的？待我認認看。」就跨向前去扯輕煙。輕煙連連退步時，被他扯住要看。輕煙怒嚷道，「清平世界調戲良家女子，你這強賊！該問劓罪！」遂大叫地方救人。夫人也上前死扭做一團。

兩下正在吵鬧，只見神櫃底下鑽出個人來，道：「是何人在此無狀？」輕煙一見，連道：「義士救我！」原來就是馮鐵頭。因在洞庭被敗，一路逃走至此。昨晚因走得困倦，就藏在神櫃下睡覺。正睡在濃處，卻被他們驚醒。出來見輕煙被一個人攔住，兩太陽火星直爆，大發雷霆。走向前，將那公子只一掌，打得他眼中出火，四腳朝天。公子忍著疼，爬起來要走，又被一拳，打個狗吃屎。同來兩個家人，齊來救主，竟不曾攏身，卻被鐵頭飛起一腳，將一個踢出門外。那一個連道：「厲害！」待要跑時，也被一腳踢倒。三人被打得昏頭昏腦，爬起來沒命地走。

輕煙連忙問道：「祝郎如今在哪裡？」鐵頭遂將前情告知，又道：「我因兵敗，各自逃生，不知他逃往何處？」二人大哭。鐵頭問輕煙：「因何到此？這同來的是何人？」輕煙就道其所以來的緣故。鐵頭聞是琪生母親，慌忙施禮。夫人也問輕煙備細，方知孩兒是他救的，著實致謝。鐵頭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們不消遠去了。我有一熟人在呂城，正要去找他。你二人不若隨我去住在那裡，待我慢慢尋祝兄下落何如？」二人大喜，遂同鐵頭來到呂城。鐵頭訪著熟人，借間房兒。將夫人與輕煙安頓住下。過了幾日，鐵頭就別二人，去尋琪生不題。

單說琪生兩阻在常州飯店中，盤費又盡，日日坐在店房，思量父母，不知在家安否？又想輕煙放他之情，心內感激。又念婉如與絳玉，近來不知怎樣想望。又想到雪娥與素梅被盜劫去，永無見面之期，就放聲大慟。正是：

刻腸回九轉，五更淚灑千條。

一日雨止。欲要動身，又沒銀子打發店主。欲要再住，一發擔重。進退兩難，無計可施。悶悶地到街上閒走，只見一簇人圍在那裡看什榜文。琪生也擠進去看，卻是兩張告示。一張是奉旨，拿定海縣劫獄大盜的，一張是奉旨，拿定海縣劫獄大盜的，

三千貫。後看這一張，畫影圖形，後面填寫姓名。第一名，越獄大盜正犯馮鐵頭。第二名，窩犯祝瓊。仰各省實貼通衢。

琪生不看則已，一看時險些嚇死。在眾人堆中，不得出來，慌忙轉身就走。奔到店中，忙把房門關上，尚兀自心頭亂撞，道：「厲害！厲害！」正在驚恐，忽門外有人叫道：「相公開門。」又把他一嚇。開門看時，卻是店主人來算飯錢。琪生不得已，實對他說道：「身邊實是分文也沒有，怎麼取？」店主笑道：「相公說笑話。我們生意人家，靠此營生，當得幾個沒有，快些算算。」琪生道：「實是沒有，算也沒用。」

店主見說當真沒有，就發急道：「呵啣啣，你身子住在房裡，茶飯吃在肚裡，我們一日燒湯煮水服侍你，怎說個沒錢的話？」琪生道：「委實盤費用盡，叫我也沒奈何。」店主便著急道：「吃飯還錢，古之常理。你是個斯文人，我不好開口得罪，難道打個披子罷？」琪生見他漸漸不雅，只得說道：「若要我錢，除非割肉與你。今煩你外邊尋件事來，與我做做，設法掙些銀子還你。」

店主見他說得苦惱，就不好發話，問道：「你會做什麼事？」琪生道：「我會做文章、詩詞及寫法帖。」店主搖頭道：「都是冷貨，救不得急。」琪生道：「除此之外就一樣也不能了。卻如何處置？」店主道：「我有事去。你再想想，還會做什麼否？」店主遂匆匆出去。琪生思前想後，別沒法子。

到次日，店主人進來道：「相公，事倒尋得一件在此。你若肯去，豐衣足食，一年還有幾兩銀子趁，又清閒自在，落得快活。你可去麼？」琪生問是什麼事。店主人道：「碼頭上有個關帝廟，少一個寫疏頭的廟祝。你若肯去，我去一說便妥。」琪生聽是做廟祝，就不肯則聲。店主人道：「這是極文雅之事，何必躊躇。你既沒飯錢打發錢，又沒得有盤纏出門，不如權且做做的好。」琪生歎口氣道：「也罷，你去說罷。」店主人就忙忙去說。

少頃來回道：「事已妥當。我叫小二替你送行李去。飯錢我已算過，共該三錢四分銀子。你只稱三錢與小二帶來，那四分銀子就作我賀儀罷。」琪生別卻店主人，同小二到關帝廟來。有已改姓張，名祝。小二領他見了當家和尚，議定銀子，又稱了飯錢打發小二回去。

琪生踱到殿上，忽見壁上詩句。大驚道：「她在定海縣母舅家，怎地來此？卻也奇怪。」再細玩詩中之意，恍然道：「哦，她說好好姑媳向誰啼，分明是嫁與人了。怎麼又道梵梵好向誰啼？終不然她嫁不多時，就守寡不成？」遂歎息道：「咳！可惜這樣好女子，卻沒有節操。」又氣又憐，待要責她負約，卻沒處尋她，心中感慨就和詩一首於壁。自此只□□□□□□做廟祝安身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